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13
1660
4



仁18
1660
4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天子之
弔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為其人之也而今非也而吾人而弔焉者夫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同建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入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毋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

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馳驚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為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

一停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
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
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
生哉

呂註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
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
疑其為非友弔焉若此為不可也始吾以為
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

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
非其人也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
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於
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
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
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

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堯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為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秦失弔之

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為友也答以三號為可矣始也吾以為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為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々然以生死哀樂於會中為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来雖天地陰陽不得為之父母而

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
他人之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
合而致此甚哀故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為遁逃自然倍益哀情
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適
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為時適
去為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有生為縣無生為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

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為薪火傳不
知其盡也劉槩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
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
骸為逆旅者以此況肯仞形而喪其尊形者
乎
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告
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為失不滿於老子謂不
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

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斲人
言而言不斲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
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
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不以為樂適去不
以為哀所謂安時處順也縣者大患有身解
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
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為薪薪盡則火
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盧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
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為
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
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
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
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
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
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

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

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々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々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

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
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
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
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
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
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
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
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

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
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故真人誨以
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
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
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
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
而刃若新發刃則專繁治劇不知其幾而
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為生之主人

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
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
則應物餘暇歛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
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
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
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
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
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

喪真櫻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醮生能
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
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
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
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
為方外剝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
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
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

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
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
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
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
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
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
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熒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下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擿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々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
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
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跽曲拳人
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
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

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夕可太多正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患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役思

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桀砮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蓄之苟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

角捷飾非使汝目眩色平自救下賤乃釋已
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
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
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
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
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
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々可衛君亢陽之性
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已凌挫以求遂其侈心

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
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
古為徒仲尼猶以為未可為其政與事不冥
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
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呂註年壯故輕用
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々者以國々事死也
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乎澤至於若蕉屯
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屈已伸道

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矻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

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蓄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為蓄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闢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勞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

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太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己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

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為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身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身不謀也謀者密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猶醫

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
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
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
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瘳乎仲尼以其
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則夫雜
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存諸已則在人者不
言而喻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而行其道哉夫德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

而後出二者凶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
至於充然後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
能達人之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
於暴人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
君苟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
汝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
以角其捷辨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之
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名實堯禹猶不能化興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為克案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為徒庶可免經世之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

而不謀謀私察亦間謀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為而足以研有為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々然以天下為事哉顏子知有思者為以經世而不

知無思無為以應物將欲救衛君威虐之過
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譏其雜擾也至
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諸人為天下式也
存諸已者未定則雜暴人之所行則擾夫德
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
知出德厚信矸內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
也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
之前是交淺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

肖至必死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為患自桀殺
關龍逢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為患也
端虛勉一以陽為克者也以陽為克則實自
有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
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通
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為徒則推己直前
不斲人之善否與人為徒則為人所為而不
犯人之所疵與古為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為

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
不化者不夙通變也三術則謀察而已不足
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已輕用民死又不
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質虛之
草衛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
回謂醫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雜多
則惑也先存諸已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

知

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
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
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
身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為人菑夫若乃尊賢
遠佞是為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
其捷辯則汝目茨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
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
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
事彰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
尚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
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於
外人所不違性不可違其可以虛一而化諸
顏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為徒或可以免患
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能體冥大
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乎澤以澤為量
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顏回欲往救之夫子
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
為之說期人必從是為雜矣自雜而至於憂
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胃中所守尚未定
累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爭起則
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善歸於臣故名相
軋而知起爭非所以盡行也汝雖德厚信砥

而心氣未達乃揚已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
疾之此之謂蓄人必反受其蓄也彼若有悅
賢惡不肖之心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汝不
言則已苟有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
時汝目眩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
自解不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
其所欲為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
其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逢比干忠諫被殺

是不與其名也叢枝胥教有扈用兵交爭爲
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且不
能勝汝乃欲正衛君乎汝欲往必有道試以
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為不可衛君
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況遽
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外與之合而內
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又更辭以告與天
與人與古為徒夫子謂衛君政法所失甚多

安可以古為比彼雖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彼之所為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虜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子及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往自雜至憂

言其自若何能救人當先存其在己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之前蓄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棄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為其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擊蹠曲拳用

心以成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
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
言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
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庶
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滿汝
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
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勉而一者
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說衛

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
謀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
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纔
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
借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澤絕
句則下二字為句末圓澤字說有二義蕉
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為野蕉同蕉

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谷量牛馬
之義言其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旣衆則穀
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
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
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
獨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術下文又照崔
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貫上文術字
之義於經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

禮樂之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
存古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
立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
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文
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建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
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
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旣得心齋之使則無

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
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
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
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理盡於斯矣夫欲不
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無爲則易爲不
傷性不可得也視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
之報細故難爲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
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

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
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
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
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
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困
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
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
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

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
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爲知以知
爲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目喪於外故處身
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爲而爲之未有易
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爲而復乎無心也
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
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

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
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乎無心也人之
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者所以不能無我
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
無我矣無感其名忘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
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
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
不能踰無毒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
又告以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
絕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
於僞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
易以僞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難
以僞存吾心之所以事天而天使者也其可
容僞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翼則止
而不飛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則吉事有祥

爲

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
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
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內通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
之所行終者也

疑獨註齋貴虚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爲齋也
難矣以齋爲易而忽之者皞天不宜聽之以
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

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
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耳不若於心
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至於氣則無所
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此而集心齋之妙
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與此義同顏子既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
心齋實自有回既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
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

有爲之地當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
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
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
治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
物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
理而有爲者其爲莫非天也爲人使易以僞
爲天使則爲僞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
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

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
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
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內故雖有思
有爲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
乎

詳道註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
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
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

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
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
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
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
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
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
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
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攝有爲以歸無爲也一宅而寓於
不得已推無爲以寄有爲也天不行地則易
行不踐地則難無爲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
爲人之所爲人使也故易以僞爲天之所爲
天使也故難以僞爲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
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
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
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

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乎此所以
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之所服行終
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
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
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
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
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

心君寂爾是故冲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
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荆棘
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器
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
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
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
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
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
審

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
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
應變也空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
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極馳意千里矣
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間事
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
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

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
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
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
爲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
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爲害一處之以不
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
得已之意爲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僞爲天使
則任則故難以僞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

理

而速不行而至也闕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
泰字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也若有徵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
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
與鬼神爲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虛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爲之纔萌此心則
天意亦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聽以
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

有我聽以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
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
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
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
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
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爲名所感
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
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

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爲
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
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爲人慾
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真心而聽造物所使
則無所容僞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
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唯知
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
室中空處必有光入以彼闔者喻我虛中生

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
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
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
我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
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
孔顏門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
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然出於

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
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爲太
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
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
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
上一步使齋肅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
之謂也謀字以間謀釋之不通虛齋訓安
爲近按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

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
今撫其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
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
未能盡心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
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
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之所
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
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

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
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
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
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
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
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
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
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

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
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
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
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違
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
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
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
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際世故酬酢

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
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
與天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
重齋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
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
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

不成則而後無患必有人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

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歡者以成
爲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
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
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
饜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饜之儉薄而內熱
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

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罹於外也仲
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
可逃而親可解則無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
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
無往而不適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
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
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

實傳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爲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執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

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爲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若

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饜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曰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已而事之則亦不

可

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爲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其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矣碧虛註愛無欲清明所饜淡泊內熱飲冰蓋

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

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煖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病而胃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爲臣皇恤其身哉又教以

爲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之際謹於傳言庶
乎全矣

盧齋云爲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爲人道之
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患致疾爲陰陽之患
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宵中焦勞未曾
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
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
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生故不可

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爲事君第一件事事親
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
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
事有難易旣出君命則是所當爲天命一同
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不幸而遇其
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
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意觀

有以發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
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
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繁見乎
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
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身
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
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於其所難安而安之中孝之至立身之盡

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
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
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
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
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
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
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
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
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
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
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復
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涵淫佚而無

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
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
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巧言過實偏
辭失當譬躓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弗
然暴怒俱生痼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
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詣邪遷
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
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

改尋至且夫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齋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衷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

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棄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鬪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竒巧謂詐僞竒樂謂異歎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

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波德實也
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
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
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
音氣息蕭鬱痲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
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
無以異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
肖之心冥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

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
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
可不慎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
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爲經即不得已
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
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爲難
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言

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道獸窮地則惡聲出責
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
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
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衆物遊
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爲以報則僞
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爲難非難非易
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

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
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旣激矣將行其
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
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善而得成猶貴在乎久
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
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爲之動養中
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難成而作爲報
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庸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
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
號載歎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或成爭
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
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
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第怒
狠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

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纔起過當之念
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
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
惡者是不及改也若棄物以遊心於自然托
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
為而後反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
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

爲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
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
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爲切當尅核
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唯疑獨分爲二
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爲之說云核者
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
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
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

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
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
爲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
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
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
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
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

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
棄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
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
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若爲
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
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
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
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
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
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
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
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
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

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
養虎者乎不散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

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御毀首碎曾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執制則憎已縱其無
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責民而不自改
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形不
乖迤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
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
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彼將惡其

勝已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踈利害也與之爲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知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於與之爲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宜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

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稟於自然而不可
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則度吾國
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
以先由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
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
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為

取

正

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
畔崖岸也順彼所為隨而不逆然後導違之
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顏闔勿撻其鋒
養虎養馬俾顏闔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傳人難傳人易傳太子難勢
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
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
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內直則不失己就

而入則與之爲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爲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爲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繫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爲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已唯善歛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已過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爲

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自矜爲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歛張予奪之道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踈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羹非以同爲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

而入則逢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
崩蹶是淪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掇禍
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乃爲至也螳
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厲齋云其德天殺言爲天所銷鑠無方無
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
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已以律
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內調和

法

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爲一是就而入也調
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滅妖孽
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容無知妄爲之
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到有可覺悟處就加
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
螂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
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王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一

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棄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蓋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

道也沉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
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
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樞以爲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夫楂梨橘柚杲茲之屬實孰則
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爲文
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
明其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弟子猶嫌以爲
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自來寄非
求爲之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豈榮

之哉夫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終不近於翦
伐是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無用
者泊然無爲而羣材自用汝以社譽之不亦
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本
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爲美
是不知己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爲匠伯
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沈至爲柱

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櫟之不材是木之質
則檀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泄培擊以文滅
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之而去則幾死而
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以爲舟楫棺槨且得
有此大也邪唯不物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
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
之則爲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
者向之不知己者以己材爲美是詬厲也直

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
彼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
乎則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
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
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仁
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檀梨橘
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者莫不

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爲匠者睥睨
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此無用之用
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若此大邪子與
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而已奈何相物也
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疾取無用而又爲社
邪匠石曰櫟非求爲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
則櫟樹以汝爲不知已而詬厲之也彼以無
用保其生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

保爲保衆以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識
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奈何
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尚以爲
良材而託社自莖匠石謂彼社直來寄木非
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知已者以社
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全生世俗以不
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唯匠石知之耳夫

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道遙遊
意同盧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
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爲社
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
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
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

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是
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爲
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
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
弟子又謂櫟之本趣旣取無用則何以社
爲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
爲社也正以社爲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旣
安無用縱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

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
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
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
以爲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
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
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

伯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
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和栢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
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樹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

栝大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老子天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大折解祭祀解賽也白穎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

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
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
軀於深秦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爲材不祥
者神人所以爲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
疲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
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籟巫覡嫌病物

不殺神人以淪祭爲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荆氏楸栢以有
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頰豕之亢鼻
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膚齊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
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氏之
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樁也麗屋棟高名大家
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

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鼻高者皆不
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
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
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詳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
附于後云隱將茫其所藉言隱然茫其陰
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
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水紋旋

散也祇所以棲獼猴禪傍棺之全一邊者
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欖列子餘音
統梁欖高名則是高明無疑盧齋說甚當
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
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
茲不贅述

支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緝足以餬口鼓篋樞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
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
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

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
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
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
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隨體黜聰忘形之
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
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
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

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膚虛云會撮椎髻兩髀腿兩邊也挫鍼縫衣治繻浣衣鼓篋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不材自

齊

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

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項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耆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頤隱於齊至兩髀為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篋播精司馬云篋同策小箕也簡

首

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枝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徵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

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米曰精在穴云歟笑探者指精布卦占兆
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
用故可藉之以食千人此亦設辭言其形
雖不足而善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
此況支離其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復句蓋
德忘乎執則非德矣支離謂疎散自在
於德而疎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

